



历史叙事、本土IP与创作责任

王光宇

自电影迈入娱乐化与商业化浪潮以来,有的“大制作”沦为了视觉的“花拳绣腿”,“大广告”则演变为对用户的粗暴争夺。科技与互联网的极致运用,看似是好莱坞模式的复制,实则陷入“叫好不叫座”或“叫好不叫座”的困境。票房成为衡量电影的唯一尺度,评论空间日益逼仄——有人缄默失语,有人言不由衷。正是在这般语境下,与孩子一同走进影院观看《风云宝石I:罗汉岩》时,我竟久违地产生了执笔抒怀的冲动。

影片以魏晋南北朝为背景,借武侠夺宝之壳,承载了一段沉重的历史真相。侯景之乱并非简单的江湖纷争,而是权贵争夺中民生凋敝、文明倾覆的悲剧。电影通过陈霸先、王僧辩等人物,揭示出门阀士族的衰落、社会经济的崩坏,以及南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。看似武侠叙事,实则是历史血肉的再现。相较于那些凭空捏造的“大制作”,影片无疑具备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教化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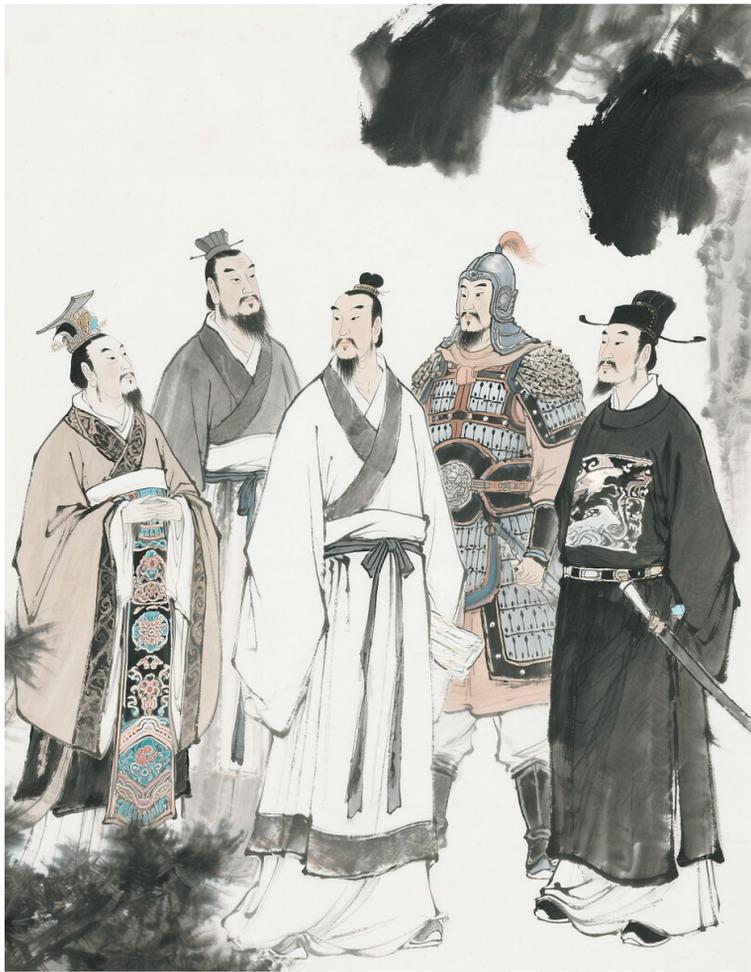
如此宏大叙事,通常需依赖巨额投入与庞大场面。显然,该影片的创作团队并未走这条常规之路。他们没有选择堆砌特效,而是转身走向自然——取景于瑞金罗汉岩,以千万年雕琢的山水实景,替代虚拟的视觉奇观。这种选择,不仅赋予影片朴实而震撼的视觉记忆,更构建起一种扎根于土地的精神寄托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创作的智慧?

更触动我的是电影对“本土IP”的自觉运用。编剧李伟明——我记忆中那位默默编辑、深夜书写的文静青年,如今已成为一方事业的推动者。他将罗汉岩直接化名为片名,让零都、阳都、钟公山等地名自然地流淌在叙事中。这些地名,是他生命的足迹,也是地域文化的符号。起初我曾疑惑:为何不取一个更夺人眼球的片名?如今恍然,这恰是一种深沉的责任:IP不仅是商业筹码,更是对乡土的回馈、对文化的延续、对未来的铺垫。

在泛娱乐的喧嚣中,《风云宝石I:罗汉岩》或许没有震耳欲聋的声势,却让我们看到一种可贵的创作姿态:于历史中求真,于山水间寻美,于土地里生根。它或许只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,却为本土电影叙事推开了一扇窗——窗外不是浮华的金色幻影,而是一株悄悄扎根的绿苗。

郁孤台上士人魂

杨东明



郁孤台士人画像。(AI制图)

在赣州城西北隅,田螺岭(又称贺兰山)兀然拔起,高仅130余米,然山势隆阜,孤峙如笔。其势既孤,其名亦“郁”,山顶那座飞檐凌空的平台,便得名“郁孤”。三层楼阁如孤鹤引颈,刺破青冥,隆起的山丘似一枚纽扣,扣系着赣南大地千年的烟雨风霜。登台极目,市井烟火尽收眼底。章、贡二江如两条玉带,环抱着赣州城,再于龟角尾处深情相拥,汇作浩荡赣江,清波远去,不舍昼夜。江风掠过檐角铜铃,仿佛揉碎了唐宋的光阴,散落在斑驳的青砖石阶上,回响历史的冷冽清音。

郁孤肇基:李勉的望阙与士魂

郁孤台肇始之谜,湮没于唐初烟云,然“郁孤”之名,早已预示命运——既是地理孤峰,亦成精神孤岛。其具体营建年代难以确考,但作为高台胜景,至迟在盛唐时已具规模。真正赋予其深刻精神内涵的,是唐肃宗年间的一位宗室重臣——虔州(今赣州)刺史李勉。

李勉,字玄卿,乃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曾孙,出身贵胄,却以“清廉简易”闻名于世。据《旧唐书·李勉传》载,他“坦率素淡,清廉简易”。彼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,山河破碎,两京(长安、洛阳)沦陷,肃宗虽在灵武即位,但中原板荡,烽火连天。李勉身处远离战火的江南虔州,登临这郁孤孤峙之台,北望迢递长安,官阙何在?宗庙安存?胸中激荡着强烈的家国之忧与忠君之思。《赣州府志》与《章贡台志》均记载了这一场景:李勉独立高台,临风北眺,慨然长叹:“余虽不及子车,而心在魏阙一也,郁孤岂名乎?”(我虽然德行比不上那位身在江海、心系朝廷的公子车,但这份眷恋朝廷的心是一样的啊。“郁孤”这个名字,岂是好的称谓?)

“子车”典出《庄子·让王》,魏公子车虽隐居于江湖之远,心却始终系于朝廷(“身在江海之上,心居乎魏阙之下”)。李勉以子车自况,其心昭然:纵使身处偏远的虔州,身为李唐宗室,他对朝廷的忠诚与关切,如同这孤台一般,坚不可移。于是,他将“郁孤台”更名为“望阙台”。那一声深沉的喟叹,如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,漾开了郁孤台千年不息的士人精神文脉。“望阙”与“郁孤”,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,忠君报国与独立孤高,两种看似相悖实则相融的士人情怀在此交织、碰撞、升华。“郁孤”自带的诗意苍茫,更合士人心境,楼阁终以“郁孤”之名传世,然李勉注入的“望阙”忠魂,如星火不灭,成为后世登临者仰望的精神灯塔。

孤峰过化:苏轼的旷达与逆境

时光流转至北宋绍圣元年(1094年),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冲击了文坛巨擘苏东坡。因“讥斥先朝”的罪名,他南谪惠州,途中经过赣州。此时的东坡,早已褪去“乌台诗案”时的惊悸,历经多次贬谪,宦海沉浮,内心沉淀出阅尽沧桑后的旷达与坚韧,胸襟如海,能纳百川,凝成面对逆境的铠甲。

在赣南红土地的青山绿水间,矗立着一座见证客家迁徙史与宗族文化的建筑——大余县左拔曹氏围屋。这座兼具防御智慧与人文底蕴的古建筑群,历经四百余载风雨洗礼,如今仍以鲜活姿态诉说着客家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文化坚守,成为解码赣南客家文化的重要密码。

举族迁徙筑围屋

曹氏围屋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宋代,据曹氏家谱记载,其先祖于宋咸淳年间(1265年至1274年)从河北真定府(正定府)辗转南迁,最终落脚南安府(今大余)境内。明代时,族人因看中左拔铜盆(围屋旧名)依山傍水的宜居环境,举族迁入并开始建祠堂,为家族聚居奠定基础。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,为抵御深山猛兽侵扰与加强宗族联结,曹氏族人以“干打垒”工艺构筑围墙,将建筑群围合为整体,正式形成围屋格局,距今已有460余年历史。

这座围屋的发展历程是客家宗族繁衍的缩影:明正德四年(1509年)首建祠堂祭拜先祖,后随人口增长增设分祠堂,规模逐步扩大;历史上曾见证太平军围困三日而不破的传奇,墙体留存的岁月痕迹成为乱世防御的实物佐证。如今,围屋仍有7户15名曹氏后人聚居,延续着家族聚居的传统。在保护传承方面,近年来当地推行“党建引领传统村落保护”模式,社会各界



大余曹氏围屋

李芳飞 文/图



大余县左拔镇云山村鸟瞰图。

与曹氏后人共同参与修缮,遵循“修旧如旧”原则维护核心建筑。2014年,围屋所在的云山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,现已列入国家级保护单位及市、县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名录,获得全方位的文化守护。

盆地为屏藏古建

曹氏围屋坐落于大余县左拔镇云山村,地处左拔乡政府西面约1000米的小盆地中,背靠“鸡鸣听三省,狗吠惊三县”的大余第二高峰云山,周边山水环绕,植被茂密,尽显山清水秀、依山傍水的宜居特质。这一选址遵循了赣南客家围屋“选址多位于盆地中央”的传统智慧,充分利用天然地形构建防御屏障,形成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。

作为连接赣南与粤北的重要文化节点,围

远铭刻在郁孤台上。

南宋德祐元年(1275年),元军大举南下,临安告急。文天祥散尽家财,在赣州招募乡勇,欲挽狂澜于既倒。他振臂疾呼:“正义在我,谋无不立!”三万赣南子弟应声云集。这支仓促成军的队伍,面对二十万元军铁骑,毫不畏惧,转战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。终因力量悬殊,南宋祥兴元年(1278年),文天祥在广东五坡岭被俘。元将张弘范逼其写信招降固守崖山的张世杰等人。文天祥以《过零丁洋》明志:“人生自古谁无死?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
孤台照世:王守仁的良知与心学

郁孤台历经沧桑,其承载的士人精魂,在明代迎来了深刻而温暖的嬗变,注入了新的维度——心学的智慧辉光。这一次,孤台的光芒不再仅仅照向庙堂与江湖,更映照市井陌阡,点燃了万千凡俗的心灯。

明正德十一年(1516年),王守仁临危受命,巡抚南赣。王守仁以雷霆手段平定叛乱,但这位深谙人心的哲人,在破“山中贼”后,更深切地体会到“破心中贼难”的道理。他认为,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教化人心,启迪民智。人人本具良知,不分贵贱贤愚,此乃其心学的核心。

正德十三年(1518年),王守仁平定赣南民变后,他择郁孤台凝聚千年文脉之地,于台下设立了“阳明书院”(承濂溪书院旧址)。他以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为纲,将讲坛延伸至市井之间。其讲学如春风化雨,泽被四方,彻底打破了士庶的身份藩篱。地方志记载,“农人、樵夫、贩夫皆可入院听讲”,书院门前的石阶也被磨得温润发亮。郁孤台自此不再是仅供士大夫独吟的幽阁,而化作照亮贩夫走卒的明灯。当“知行合一”的种子播撒进巷陌,郁孤台的“孤峙”,化作了精神上的巍巍峰峦。王守仁将“士魂”从精英的忧思悲愤,转化为一种普世可及的内在力量——唤醒每个人心中的道德自觉与行动勇气。

王守仁的讲学余音,仿佛至今仍萦绕在飞檐斗拱之间,为这座古老的台阁镀上了一层永恒的心学辉光。

结语:士魂在当代的显现

千载光阴流转,历代士子的万首诗词墨痕早已渗入郁孤台的砖石梁枋,连缀成赣南大地的文脉经纬。

阁中那副主联尤引人注目:“郁结古今事,孤悬天地心。”短短十字,如金石镌刻,道尽了郁孤台作为千年士人精神坐标的核心意蕴——它“郁结”着古今往来仁人志士的忧患、抱负、挫折与坚守;它“孤悬”着一颗超越时空、顶天立地的赤子之心。其核心正是这份永恒担当:对国家民族的责任,对道义真理的坚守,对个体良知的唤醒,以及在困境中挺立的精神脊梁——从李勉的“望阙”忧思,到苏轼逆境中的旷达坚韧;从辛弃疾“青山遮不住”的执着信念,到文天祥“丹心照汗青”的铮铮铁骨;再至王守仁“致良知”并照亮万民的心学智慧。

檐角铜铃又响,惊起江鸥数点。夕阳下,赣州城如宋韵长卷铺展:保存完好的宋代古城墙蜿蜒如龙,沿江逶迤,斑驳的砖石铭刻着无言的岁月风霜。台下复古的宋街游人熙攘,汉服少女执扇浅笑,酒旆摇曳于晚风中。郁孤台郁然孤峙,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高度,升华为赣州城高擎的文化标识,让家国情怀、文脉传承于烟火人间,生生不息。

联起40个独立院落、500间房屋及4个分祠堂。围内还设有两眼水井,形成自给自足的“微型社会”。房屋均采用青砖高墙木结构,4米高的墙体搭配歇山式瓦顶,既防风避雨又具防御性,前后门的阁楼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安全防护功能。

文脉传承书香远

曹氏围屋的价值远不止于建筑本身,更在于其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与艺术底蕴,是客家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典范。在客家文化层面,围屋以总祠为核心、分祠为支撑的布局,构建了严密的家族秩序,而“平阳第”的命名则直接关联西汉丞相曹参,彰显了家族对先祖功德的敬仰与传承。

围屋内的楹联与厅堂命名是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:主祠堂对联铭记宋代名将曹彬的功勋,寄托着对先祖的缅怀;“绣虎第”厅堂得名于“才高八斗”的曹子建,凸显家族崇文重教的传统;另有对联上联化用曹操《观沧海》的豪迈气魄,下联关联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文学成就,将曹氏家族的文化脉络与中华文学瑰宝紧密相连。这些文字与建筑的交融,使围屋成为一部立体的家族文化史。

作为赣南现存最古老的客家围屋之一,曹氏围屋完整保留了“干打垒”夯土工艺、八卦式布局等客家建筑精髓,是研究客家迁徙史、民居建筑史的活化石。如今,它既是国家级保护单位,也是传统村落的核心地标,其保护与传承不仅守护了一处古建筑,更延续了客家文化的精神根脉,成为大余县历史文化深厚底蕴的生动体现。